

浅析《孽子》中流露的温情

庄琳

(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,江苏 徐州 221116)

【摘要】白先勇是台湾当代著名的旅美作家,《孽子》是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,描写了一群同性恋者和从事男妓行业的“青春鸟”们的故事。对于这个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特殊人群,白先勇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和怜悯,他没有过分地渲染这个群体的特殊性,而是以热忱的笔触刻画了“青春鸟”们及其身边人的诚挚情愫。

【关键词】白先勇;孽子;温情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7.4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673-1883(2014)02-0039-03

白先勇是台湾当代著名的旅美作家,经过六年的沉潜,他创作了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《孽子》,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。《孽子》描写了一群同性恋者和从事男妓行业的“青春鸟”们的故事,他们因为特殊的性取向,只能隐藏在黑夜中,不受法律的保护,不被承认和尊重,遭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歧视。这群徘徊在社会伦理边缘的“青春鸟”们,即使生存苦难,他们仍怀揣着温暖和希望;即使人性被扭曲,他们仍闪耀着良心和温情。对于这个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特殊人群,白先勇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和怜悯,他没有过分地渲染这个群体的特殊性,而是以热忱的笔触刻画了“青春鸟”们及其身边人的诚挚情愫。孽子们善良的情感世界、父亲们痛苦的内心煎熬、精神之父的宽容和理解,让这群无家可归的乌合之众们,在同性恋世界和世俗社会的冲突中得以喘息。

一、“青春鸟”们的诚挚情愫

同性恋者作为社会的少数群体,他们被放逐、被抛弃,在痛苦的挣扎中只能无言的呐喊。虽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,卑微小心地活着,却始终未曾放弃心中的希望和理想,并为之努力奋斗。他们的心灵没有被完全地腐蚀,仍然像普通人一样有着正常的感情,追求自由、爱情、友情,渴望被社会接纳是他们的共同心声。

李青是小说的主人公,受过高中教育,在这个“圈子”中涉足未深,人性和良知在他的身上得到很好地体现。李青自小有着敏感而细腻的感情,父亲木讷寡言,不善于表达对孩子的爱意,母亲对他又十分厌恶,在这个家里他没有获得一丝温暖。母亲与人私奔后,李青就把感情倾注到了与他相依为命的弟娃身上。他与弟娃同吃同睡、形影不离,兄弟之情亲密感人,两人相处的时光是李青最美好的回

忆。弟娃去世后,李青如同丧失灵魂般行尸走肉地活着,直到在梦中见到弟娃,他才得以复活并开始恢复自觉的情感追寻。他把对弟娃的深切思念转移到对弱小者的照顾和关怀。收留痴傻小弟,尽心照顾傅天赐,给予罗平温暖,都是李青真挚情愫的最佳体现。李青在外流浪,仍不忘思念着家人。他为带给父亲的痛苦而内疚,时刻担心着父亲是否安睡。他去看望病中的母亲,吃着软柿子的时候,想到和母亲曾经唯一的一次幸福时光。母亲病逝后,他遵循遗愿去庙里替母亲上香,请求佛祖饶恕母亲的罪孽,并把骨灰护送回家。对于家人的真挚爱怜,说明了李青善心和孝心未泯。回到母校,在与初中生一起打篮球的短暂时刻,李青重温了学生时代无拘无束、纯真快乐的时光,唤起了他对逝去的美好岁月的向往。

作为李青的形象补充,白先勇塑造了小玉、吴敏、老鼠这些不同的侧面,他们虽然深陷黑暗王国的泥淖中,却并没有沉沦到堕落的深渊,而是追求着更高的情感。小玉自小做着“樱花梦”,他拜华侨干爹为的就是到东京寻找生父。寻找父亲这个理想追求是支撑小玉生活的动力,他跑遍所有的观光旅馆,查找旅客名单,屡次遭受挫折却不屈不挠地坚持着。虽然身处泥潭中,堕落已久、积习已深,小玉仍有着向善的精神追求。他孝顺母亲,“总有一天,我会飞到东京去,去赚大钱,赚够了,我便接我阿母去,我来养她,让她好好享几年福,了了她一辈子想到日本去的心愿。”^{[1]55}为了实现见到父亲的美好梦想,小玉奋发向上,他请求李青给他补习化学,有了一技之长才有机会调到日本总公司;他到烹饪学校报名参加外洋货轮的厨师考试,亦是為了寻找父亲,他的一颗炽热的心完全系在了寻父上。吴敏对张先生一片赤诚,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。被张先

收稿日期:2014-03-24

作者简介:庄琳(1990-),女,江苏徐州人,在读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中国现当代文学。

生无情地抛弃后,吴敏失去了情感的依托企图割腕自尽。而在张先生半身不遂且脾气愈加暴躁众叛亲离时,吴敏留在医院无怨无悔地服侍他,没有趁机离开,“他现在更用得着我,我不能没有良心,就这样走开!”^{[1]224}对张先生的诚挚感情,可谓是吴敏最真实的精神境界。老鼠宁愿忍受着哥哥的毒打,也不愿搬离有着亲人的家,他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“百宝箱”上,一旦被人破坏他就拼死反抗。这群“青春鸟”们彼此扶持,友谊深厚。吴敏割腕求死,阿青、小玉和老鼠每人为他输500CC的血;老鼠被哥哥暴打,无家可归,阿青为他提供容身之处;他们在河水中嬉戏游泳,那份纯真的童心自然流露。这些正常人的情感世界,他们同样拥有,且会更加珍惜。

白先勇描写了这群“青春鸟”们对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渴望,之所以能够与社会道德观念相抗衡,是因为他们未泯的良心和人性,正是这些纯净而真诚的情感的外露,弥补了这群“青春鸟”们性向的欠缺,同时也提供了一条立足于社会的理由。

二、父亲们隐匿的温情

同性恋者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上,小说中的父子之间是一种“又爱又恨”的矛盾关系。父亲们痛恨儿子的大逆不道,用放逐和严惩的态度处罚他们的可耻行为,却又无法完全割舍内心深处对于儿子的深挚亲情,在矛盾中痛苦挣扎,饱受心灵的折磨。

作为父亲,对于儿子总有温情的一面,他们以不同的方式,隐匿地表达了对儿子浓浓的舐犊之情。李青的父亲刚毅木讷,不善言辞,拙于示爱。然而他并不是默默无闻的,在他冷漠灵魂的背后,隐藏着的一片炽热的爱子浓情。李青父亲年轻时,打过胜仗,立了功勋,这是他人一生中最大的骄傲。李青的父亲把自己一生的荣耀郑重地交付给李青,不仅仅是信任,更多地是对儿子寄予远大的理想和希望。中秋之夜,李青父亲破例到后院与家人一起赏月,他为李青和弟娃一人做了一只柚子灯。那双粗糙的巨掌,却能制出精巧的柚子灯,可见李青的父亲对儿子还是关心疼爱的。三年前,李青生日的时候,父亲带着他和弟娃到川味面小摊子吃饭,各点了一碗红油抄手,父亲则把碗里的抄手分给了李青和弟娃,这些细小的举动,体现的正是父亲对儿子的拳拳之爱。李青被逐出家后,父亲也承受着沉重如山的痛苦。

王夔龙的父亲王尚德决绝地驱逐儿子,又因过

度思念半年白了头发,放逐的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保护。傅崇山带着儿子傅卫到青海视察,两人各得一匹名驹,在碧绿的草原上,父子俩放马奔腾,恣意洒脱,父子之情堪堪易见。傅卫刚升排长时没有一只好表,傅崇山专门到香港为儿子买了一只表,可见父亲对儿子的疼爱 and 器重。当傅崇山得知儿子开枪自杀,一下子病倒了,“出院时,傅老爷子整个人都脱了形,人瘦掉一半,背全弯驼,压得头也抬不起来,变成了一个哀飒的老人。”^{[1]135}这又如何不是父亲对儿子的想念。

父亲把一生的心血都投注在儿子的身上,希望他们功成名就、光宗耀祖。当儿子做出可耻非人的禽兽行为时,他们厌恶、鄙视、失望,不能理解和原谅,于是更加严惩儿子,绝情地扫地出门。正所谓“爱之深,责之切”,对儿子器重越大、失望越大,责罚的力度就愈大。即使父亲再痛恨儿子的行为,他们也并没有彻底泯灭对儿子的那份深厚亲情,在他们冷酷决绝的行为背后,跳动着的依然是颗深挚而又无以表达的爱子之心。^{[2]360}李青的父亲、王尚德和傅崇山,他们在得知儿子的丑事时,虽然暴跳如雷,对其严辞责难,说到底全是因为父亲对儿子的至深感情。儿子在外遭受着生活上的痛苦、折磨,父亲亦承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煎熬,甚至比之更苦楚不堪,无法言说的父子亲情是他们心中的伤。就像傅崇山对王夔龙说的那样,“这些年你在外面我相信一定受尽了折磨,但是你以为你的苦难只是你一个人的么?你父亲也在这里与你分担的呢!你愈痛,你父亲更痛!”^{[1]181}

父亲是传统道德观念的维护者,虽然严厉残酷,却并非无情,他们亦是血肉之躯,对儿子的深厚情感是斩不断的。

三、精神之父的理解和宽容

这群“青春鸟”们在黑暗王国中飞翔着,他们渴望被社会接受和容纳。至真至善的情愫为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生存提供了一条理由,父亲们也不是无情地对待自己,如何更好地联结同性恋世界和世俗社会,找到“回归”的道路,这便需要另一类“父亲”形象,即精神上的父亲:郭公公和傅崇山的宽容和理解,从他们身上获得对家人渴望的满足。

郭公公是新公园的老园丁,他用悲悯的情怀看着一群青春鸟的痛苦挣扎,他用相片的方式记录新公园里每个人的青春,他疼爱他们,接纳他们,帮助他们,给了他们信仰和支撑的力量,却无法把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。李青到新公园的第一个晚上

遇见的人就是郭公公,他带李青回家,提供了免费的饭食,叙述了公园里的沧桑历史,教授了公园里的许多规矩,并在李青离开时给了他一套换洗衣服和一百块钱。郭公公还保释过铁牛,为阿凤疗过伤。虽然郭公公只是旁观着这群青春鸟们飞向各自颠沛的命运,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悲喜,他都知晓,却从不参与。^[1]但是郭公公给了这群青春鸟们身份意识的认同和肯定,“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”,一语道破他们的不甘寂寞,“你们这群在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,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,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样”,并鼓励他们自由飞翔,不要畏惧阻难,“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。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,只有拼命往前飞”,^{[1]p.50}这是青春鸟们得以生存并不断追寻的重要支撑。

傅崇山对这群“青春鸟”们的同情和呵护,终使得世俗社会和同性恋世界的矛盾冲突得以暂时的缓和。傅崇山“从前在大陆当过官”,抗战期间,又“当到副师长”,到台湾后,与朋友合伙经商,他自己是董事长。可以说傅崇山是传统世俗社会中的典型代表,得知儿子傅卫是同性恋的事实后,采取强硬的态度惩罚儿子,最终逼迫儿子开枪自杀。傅卫的死给傅崇山造成了沉痛的打击,对一直以来所遵循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动摇,并进行了痛苦的反思。傅崇山收留了阿凤一晚,阿凤第二天的横死,使得傅崇山的心灵受到了猛烈地震撼,那是自傅卫死后,傅崇山第一次重燃生活的希望,他站在父亲

的立场真正去体悟和感受这群“青春鸟”们痛楚的内心里挣扎,真诚地接纳他们。他把对儿子的内疚转移到对他们的关怀和对孤儿院孩子们的照顾上。“在公园里遇见阿凤那个苦命儿,看到他那种悲惨的下场,我才发下宏愿,伸手去援救你们这一群在公园里浮沉的孩子”。^{[1]p.186}傅崇山是他们的活菩萨,经常解救他们于危难之中,默默行善,不求回报。当公园里的孩子们被拘留的时候,他不遗余力地上下奔走,将他们保释出来;他在阿伟身上花了大量的心血,终将这块顽石感化,改邪归正;吴敏割腕自杀住院的医药费也是傅老爷子出的,并把本应送给儿子的手表戴在了吴敏的手腕上,不仅遮住了伤疤,更传递了无声的父爱;在与王夔龙的谈话中,打开了王夔龙郁结在心中十年的心结,让他正视到父亲的为难和痛苦。傅崇山越过道德观念的理性藩篱,以自己深厚而博大的爱心,去抚慰和收容那些遭到社会道德放逐的漂泊心灵。^{[2]p.365}傅崇山真正从道德和心理上接受了这群“青春鸟”们的身份,对他们宽容、理解、同情和呵护,使他们得到慰藉,肯定了自我,实现了自我救赎。

白先勇在《孽子》中探索同性恋世界和世俗社会的中介时,着力渲染作品中的人物情感,以同情的笔触,悲悯的情怀,描写那些凄楚孤苦的“青春鸟”们的悲欢离合,同时呈现了种种温情。孽子们未泯的纯真情愫,父亲无法完全割舍的亲情,精神之父对其的接纳和理解,正是用这些“情”建立了人性伦常。

注释及参考文献:

[1]白先勇.白先勇文集(第三卷)[M].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9.

[2]刘俊.悲悯情怀[M].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0.

[3]郑蓉.自由的呼声——试论白先勇的长篇小说《孽子》中的“同性”情结[J].安徽文学,2007(10).

Warmth of Outpouring on The Evildoer

ZHUANG Lin

(College of Liberal Arts,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, Xuzhou, Jiangsu 221116)

Abstract: Bai Xianyong is Taiwan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living in America. The Evildoer is a long novel of homosexuality as a theme. It tells a story that described a group of homosexuals and “young birds” engaged in prostitutes industry. For this special populations living in the dark corner, BAI Xian yong gave a deep sympathy and compassion, he did not render excessively particularity of this groups, but depicted sincere feelings of the “youth birds” around them with the enthusiasm

Key words: Bai Xianyong; The Evildoer; warmth

(责任编辑:周锦鹤)